

地
鐵

韓松
SUBWAY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地 铁

韩 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铁 / 韩松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561-8

I. ①地… II. ①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192895号

责任编辑 杨越江

特约编辑 飞 气 姬少亭

封面及插画 布 兔



地铁

韩松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7

字 数 208,000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561-8/I·832

定 价 29.00元

目录

自序 中国人的地铁狂欢 7

末班

一、回家路漫漫	15	八、地铁是怎样炼成的.....	37
二、空心乘客.....	17	九、胡同中的秘密.....	42
三、世界相隔开.....	19	十、新陈代谢.....	45
四、怪人搬运工.....	22	十一、未来与“他们”	48
五、白昼的压力.....	23	十二、“吴先生”	51
六、天机不可泄漏.....	25	十三、胎儿或标本	53
七、表格迷宫.....	32		

惊变

一、微妙的狼狈.....	57	九、命运的悬崖.....	76
二、没有了解脱的希望.....	59	十、变老了.....	77
三、有吃的吗.....	60	十一、更多的变化.....	79
四、到前面去看一看.....	65	十二、技术带来的希望.....	81
五、在外面.....	68	十三、新生态.....	85
六、平衡的优胜.....	71	十四、诸世界.....	86
七、疯了.....	73	十五、回到出发原点.....	87
八、难以满足的欲望.....	74	十六、新起点	89

符号

一、实验.....	93	十二、“教堂”	148
二、深井.....	96	十三、萎缩之魔.....	152
三、别扭.....	102	十四、异类.....	157
四、“没有历史深度的 技术型国家”	107	十五、终于变了.....	161
五、新型地铁.....	111	十六、爱.....	169
六、“地铁之友”	117	十七、侦探之死.....	179
七、交通病理学.....	122	十八、乘客的下落.....	181
八、窟中峰顶.....	130	十九、女性异体人.....	185
九、新世界.....	134	二十、水兽.....	187
十、三位一体.....	142	二一、“英尼斯”	189
十一、未来之城.....	145	二二、婴儿	195

天堂

一、车长.....	203	十、死.....	218
二、怪声.....	204	十一、战场打扫者.....	220
三、鼠语者.....	205	十二、德里达自治体.....	221
四、世界与大爆炸.....	207	十三、祭品.....	223
五、火.....	209	十四、引路者.....	225
六、影.....	211	十五、人鼠之战.....	228
七、水.....	213	十六、上面.....	231
八、机车.....	214	十七、异族.....	232
九、转述者.....	216	十八、深窟	234

废墟

一、遗址公园	239	七、废墟探险者	262
二、“情死”	244	八、“第七天堂”	266
三、重生	247	九、地底摩崖	270
四、答案	249	十、“神”的解救	274
五、谒见亡者	254	十一、工具与系统	282
六、鬼魅犹在	258	十二、废墟	292

附录一 世界主要地铁灾难 295

附录二 地铁事故应急指南 300

2010年9月上旬，我到四川出差，恰逢成都第一条地铁线通车。成都媒体像过年过节一样，大篇幅报道，充满狂欢气氛，标题都是：“成都迎来地铁时代！”编辑们兴奋地引用着庞德的诗句，畅想着坐地铁去喝下午茶，而且预言今后的成都地铁将无人驾驶；老板们则在接受采访时大谈地铁开通之后商店将迅速“蝶变”，伊藤洋华堂的日本老总预测今后“穿裙子的顾客会增多”，因为坐地铁嘛，面对的目光一多，会让人更加重视仪容仪表，特别是女性。地铁开通的当天，有15000名成都人去坐着尝鲜，早上9点发车，6点就有人来排队了。有一对老夫妇，怕错过了首发，一夜没睡好。有的人说：“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地铁了！”地铁沿线安放了多如星星的监控探头，仅天府广场站就有一百多个，有一对老夫妻走散了，通过监控录像，民警一分钟内就帮助他们重逢了。还有女青年选择坐地铁给男朋友送生日蛋糕，好浪漫。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在地铁里不停地拍照。一对双胞胎姐妹则在车厢里大摆POSE。有个脑血栓偏瘫的81岁老太太，很久没出门了，硬要女儿推着她去坐地铁。还有一个患老年痴呆症的90岁老太太，闹着要出去玩，也被家人推上了地铁。地铁司机很兴奋，

以至于未能及时刹车而开过了站，于是赶紧倒车，还通过喇叭向乘客道歉。地铁乘务员选的都是漂亮帅气的姑娘小伙。有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挤上了地铁，替肚子里的孩子给老公发短信：“爸爸，我们在地铁上，我们很洋气！”这种气氛太魔幻了。

实际上，不仅是成都，整个中国，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2010年8月底，我看到《瞭望》周刊的一篇报道，说未来5年，中国将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修建2500公里的地铁等轨道交通线（包括地铁、高架和轻轨，其中地铁建设成本为每公里5亿—7亿元）。预计到2020年，全国地铁等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6100公里，创下世界纪录。那么，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座城市拥有地铁呢？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据媒体报道，这个数字应该在114—168个之间，中国是后来居上了。我认为，地铁狂欢，是当今中国除了互联网之外的第二大狂欢。但这却是一场迟到的狂欢。

早在中国第一条地铁开通（1969年的北京地铁）的106年之前，英国政府于1863年1月10日就在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完全修建在地下的“铁路”——地下铁道。与北京第一条地铁首先是为了国防战备的目的不同，伦敦地铁主要是为了缓和地面交通拥堵。英国律师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是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建造地铁的人。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皮尔逊看到当时的伦敦街道上车辆很多，交通时常阻塞，并且预见到这种现象将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趋严重。于是，他根据铁路具有运量大、车速快的特点，大胆向英国伦敦市政当局提出了把铁路建造在城市街道下面的设想。19世纪，对于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一个充满梦想和创造的世纪，很多新发明、新成就应运而生，地铁便是这其中的一项。那么，186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呢？那一年，石达开覆灭，太平天国

即将败亡。皇帝的交通工具仍然是玉辇，要用 36 人抬着行动。而这一年，美国却开始修建长达 3000 公里的、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这是人类超级工程的一大奇迹。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在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也提到了这条铁路修建的意义：如果没有它，80 天环游地球的梦想将永远只是梦想而已。有 16000 名华工参与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占筑路人员的 90% 以上，据说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两年后的 1865 年，一个叫杜兰德的英国商人才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 1 里的、用于展览的小铁路。

实际上，过去百多年来，铁道的修建，已成为了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浓缩着这个泱泱大国的现代化奋斗历程。一看到铁路，我就会想到 1978 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时说的那句话：“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到北京的地铁；从青藏铁路，到武广高铁……这些都被赋予了民族复兴的沉甸甸政治意义。如今，这个修建了万里长城的民族，已然修建出了超过万里的铁路网，无论从速度、长度，还是从密度、高度，在世界上都名居前列。这是仅仅十多年前，还不太敢想像的事情。铁路让我看到了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坐在北京和上海最新完工的地铁上，我感觉到它们甚至比纽约和东京的地铁还要好。人们说中国基本完成现代化，从 1840 年算起，到 21 世纪中叶，大概需要 200 年的时间。如果说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城市化的话，那么，地铁正好是这一进程的写照。

我第一次接触地铁，是 21 年前的春天，与师兄黄文彬到北京，为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查资料。他带着我，从北京站挤上地铁，经复兴门换车，再到木樨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车厢里的无比拥挤，以及强烈异味。另外，我第一次觉得，地铁只能是与首都联系在一起的，它同时也是高贵、封闭、神秘而灵异的。我无法想像的是，自己竟然如

同凡尔纳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经历了一次地底旅行！而现在，地铁已经大众化、平民化了。地铁仿佛以更加亲和的方式，与每个人的生活发生着交织。据媒体报道，有人打招呼，都这样问：“今天你地铁了吗？”地铁沿线的房地产迅速升值，高楼拔出，商圈兴起，人潮人海，灯红酒绿，甚至美国著名的快餐连锁店“地铁”（SUBWAY，即赛百味）也来到了中国……地下空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三教九流的人物云集，就像吕克·贝松1985年拍摄的电影《地下铁》一样：一个人走进地铁后，才发现这个地方是如此的多样及复杂，在地铁世界中，从小偷到音乐家都有，每个人都在无所事事地到处游荡……的确，与地铁相关的各种东西都来了。

在中国，地铁文化也渐然形成。台湾漫画家幾米的《地下铁》，这部漫画书的魅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转录成了广播剧和音乐。2003年，香港据此拍摄了电影《地下铁》，由王家卫担任制片，梁朝伟、杨千嬅、张震、董洁、范植伟等出任主演。2006年，陈家霖执导了92集电视剧《地下铁》，主演有林心如、霍建华等，实景在杭州、南京的地铁中拍摄。内地也兴起了地铁热，2002年，徐静蕾等主演的《开往春天的地铁》上映，把地铁当做生活和爱情的缩影，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更是有不少地铁主题书籍出版，如“地铁伴读丛书”，以及《搭地铁玩北京》、《搭地铁玩上海》等旅游手册，还有《地铁幽光》、《最后一班地铁》等小说、散文。2010年，一本以地铁为标题的随笔集《佛祖在一号线》一面世便成为畅销书，专栏作家李海鹏也许想的是，在上海地铁一号线上，芸芸众生终会悟道。歌手李宇春有一首歌叫《漂浮地铁》，她伤感地咏唱，“We are half a world away”。另一名歌手陶钰玉则在《深夜地下铁》里唱道：“地下铁的轨道，孤单单的心跳；一个人的背包，

装满太多问号。”……

总之，地铁已成为了凝聚当代中国人情感、欲望、价值、命运的一个焦点。它也被当做了都市文明的一个专属符号，就像钟汉良在《地下铁》中唱的：“伦敦地下铁听古典乐，回到爱你第一夜。巴黎地下铁听爵士乐，你的爱情我在纪念。纽约地下铁听灵魂乐，你一个人很可怜。北京地下铁听摇滚乐，我又想起你的誓言。香港地下铁听流行乐，我别再浪费时间。台北地下铁不听音乐，我一个人的明天。”遗憾的是，除了幾米的《地下铁》，其余有关地铁的电影和书籍，我都还没有看过。幾米的《地下铁》也是 2009 年在朋友家，我偶然翻阅到的。我觉得幾米的地铁其实还是温暖的，但在我的地铁中，恐怕就难以找到那么多的暖意了。

最近，我发现，京城的地铁里面，乞丐越来越多了。乘客们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们。乘客也越来越多，高峰时，大量的地铁安全员身穿白色或黄色的制服，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忙着维护秩序，其实是防止乘客掉下站台。他们在管理着生死。低头看去，一步之外，就是冰凉的铁轨，据说还有高压电，死亡就在一念之间，却没有一个人在乎，挤进车厢的，都是些亢奋而变形的脸庞。谁都想赶上这趟车，别的都不管不顾了。然而，发生在东京、伦敦、莫斯科的针对地铁的恐怖袭击，会不会有一天也在中国发生呢？我想到了一个美国人写的《灾难逃生指南》，他在里面列出了十余种城市可能遭到的袭击，其中，地铁遇袭位列核袭击和地震之后的第三位。他写道：“在一个正常的日子里，在纽约地铁都可以有六种死法。如果恐怖分子没有袭击地铁，惟一原因就是太容易了，没有挑战性。”我注意到，2006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了九类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其中包括《国家处置城市地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我又想，在这块 5000 年的地球上，到处都在修地铁，如此浩大的工程，挖出了多少墓葬和尸骨呢？没有见过报道。在地铁中，我还会常常想到，我每天过着的生活，不就是幻影般展呈在西方人创造的一个封闭铁盒子里的吗？但这样的智能发明，像汽车、飞机和互联网一样，我们自己却没有能够创造出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还不一定能创造出类似的东西来。我知道身边其他的乘客或许不会去想这个。这令我恐惧而孤独。地铁因此有时让人绝望，这也常常只是在接触到某些人所不知、人所忽略的信息之后，才会产生的困顿和慌张。信息即权力，它把那些温情的、做作的、表面的东西，都统统撕裂或阻绝了。

最近我在地铁里读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里面有篇文章说，上一辈作家发出了太多愤怒、怀疑、批判、嘲讽的声音，却没有教给成长中的年轻人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这些的确是我们缺乏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更缺乏的，却恰恰又不是这些——我们现在其实是太欢乐了。至少在我的成长岁月里，那些偶像般的作家们，并没有把中国最深的痛，她心灵的巨大裂隙，并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她深处的危机，在世界的重重包围中的惨烈突围，还有她的儿女们游荡不安的灵魂，等等这些，更加真实地还原出来。所以作为文字工作者，有一个使命还没有完成。这时要去谈其他的，都是肤浅的。

像地铁一样，中国的路还有很长，还远未到在无上幸福中狂欢的时刻。

韩松

二〇一〇年九月

末
班

